張文獻公集卷之十

策書序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察聖朝受
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絪斯頓吏曹之職衡鏡俱
歸歲時調集士綸累萬僧從崔毛重起裴樂復存魏
貌寮言且猶未暇考行徵官莫可得乎君逸稽溪魏
之規復存州郡之通即將辭各重輕爲外臺教守之
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稽吳白文之元道並周無
偏軍旅之制事宜深遠而趙射伏奉宮出畿甸丁年

唐甲者日釋戈亡殺盡多軍衆無[illegible]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迄[illegible]俗[illegible]難能揆今酌古其表若何且惠在食人政[illegible]本平既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illegible]之餘補遂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應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于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式陳[illegible]物之宜無致循常之對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第一道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虞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者所憎焉幸因劉揚庶言其可古者詩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榮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造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議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淫淫皆是天下公然可謂傷心伏惟陛下神啓睿識天佑明德物不詳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爲之以新淫瑕[illegible]今其時也伏願國

之夫正其本者[illegible]於使皇有大明
御寓慮此假權之人[illegible]人[illegible]謝恩之議是則
外臺會府真[illegible]遷時復何殊於掌上
者也且有備無患[illegible]危是以振旅蒐會之儀羽
林伏飛之衛漢家[illegible]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
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
開井賦於要服俾衰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illegible]不
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頹綱紀百
王之絕界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苟不侔時門勿
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史[illegible]

心人事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勤
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迷非救弊之本意
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
慷慨禾莠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巨霸道尚功不伏不假甲[illegible]
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日[illegible]廣德者[illegible]者亡是
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成趙奚[illegible]
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illegible]於河漢而王者大
化行之者必本於[illegible]則[illegible]基之大者

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益之仁大成即叙爾懷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者惟[illegible]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故矣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為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為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肩奚霄背恩受制於比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門安教存盛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旨詠于矜之詩義形乎辨貞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木能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與至如黃帝斷木並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亦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經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殊殘遺文事事稱儒必諸故喪服異制諸家殊執故王肅之旨[illegible]之言引經取決[illegible]

封侯之餘[illegible]之[illegible]聖[illegible]十二[illegible]之[illegible]
爲十二月[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臣[illegible]仰[illegible]以尊[illegible]而取
美於[illegible]公[illegible]事[illegible]見序於書主氏以[illegible]富[illegible]
穀梁以文[illegible]爲[illegible]其義則詳樂書因[illegible]
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illegible]之
說[illegible]封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illegible]
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
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

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
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大平聖慮每勤德音屢
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
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夫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
東海殺孝婦旱者又之一吏不明延婦非命則天爲
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
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
也多非其任徒有其事[illegible]平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
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
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illegible]之州刺史猶擇其人

縣令或備員而已其[illegible]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illegible]為州縣者或是縣身有累在職無聲[illegible]以為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或遂忝高班比其[illegible]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illegible]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illegible]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及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田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知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蕃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illegible]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illegible]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illegible]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當無親人之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流[illegible]乃[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故臣愚以為[illegible]

理之本莫非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亟
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部督刺史有高第者
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爲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
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遷
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稱宰
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
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
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十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
亦用息心以故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

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
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折毫
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從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
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
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
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職者則曰從縣尉與主
簿從主簿與縣丞節度賢而善知官次者也惟
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實與不實大畧如此豈不謬哉
陛下若不以吏部爲吏部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
書侍郎既以賢而受人[illegible]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

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illegible]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illegible]者[illegible]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因者則亦一人[illegible]拔[illegible]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illegible]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illegible]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簿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人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擬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

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渝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祗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不賢識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然後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illegible]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

用彼相借如諸司[illegible]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
官闕時或以下等[illegible]以[illegible]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
與不得自然清[illegible]不立[illegible]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
時中人則踈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
子亦以修名而[illegible]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
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
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
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
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
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履霜

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臣今所言上刺史
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
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算振此頹風使官修
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
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
所望伏願少留宸睠稍覽愚識必無可施行弃之弊
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光榮徽令梁公閣下公登
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

非曲學之說小子之處所能積蓋亦已明矣然而意
有不盡未可忘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
術以此道也忍弃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
之佐大見信用日場天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
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
知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
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
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而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
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
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

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
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
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
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
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
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
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蹈親戚以求譽媚賓
客以取容面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
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弃其所
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

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爲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寧用小人之說爲固知上流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通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答書

忽辱牋翰喜尉攸集退自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遠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奚祁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

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為明分矣偎惟不敏敬承厥休特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為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愛自奮虫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奬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惟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怳怳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為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為

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道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志情威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宜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吳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奧鬼莫我窺而恟恟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劍犀角不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異心靈人雅正真遠乃惟飛清慝高步辱夷而若見不決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如此則明公獨進之機以義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恕何橫議之能干作所遣次下風求爲從者亦皆心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客人以我國輕乎如而既展則不意制以形骸之外物於乎齒之間蓋下快閉門而

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置統官序雅揚士林雖因特
買利之失猶能變即而服我亡弊之意奚遽生疑此
亦人言亦何言歲歲之狀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
誠非克堪固當別有嬰嗚如為此足而以為家屬在
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
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
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儋耳之酋比取族頭之虜
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
公無遠近昔如奚祁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為盜
固在於楚是以為善在己執一心之既定詭道從時

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
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
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
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
名未甘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
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飢寒
在慮扶持增逆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
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冰卒安中土又安能崎
嶇執事之未還無一級且二年願明公審圖彼人何
者何為嗚呼忠信獲足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及

議嫌之見及恨不能傾肝瀝膽拘知己以求甲而飲
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春遲行路屏營斯薄宦
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黃高傳何嗟及矣烱烱式
微心爲誰矣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
不能盡某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春作聖而猶垂意
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正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
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
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
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
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
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
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
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
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藏固凡所
賴拜命之日尚寵有加降聖酒之罍下御厨之膳食
以樂侑人斯能德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
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尚稷大賢
或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賦帝得人漢家爲

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中[illegible]可賦詩以光馮翊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終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一

序文銘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爲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傳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弔窮悲非我安用虞卿之著書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爲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既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入迨乎考層閣

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嶺頭迴合下帶溪流聯
草樹而心搖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
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戚誰則
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遣於是旨酒時獻
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蜷蟀而傷儉蓋古人之
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衛京師外以攘却夷狄
則有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踐撫其封疆既一行而
[illegible]戎叔父[illegible]開于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
孝友之德楚子所畏趯在諸侯之選世有寶績今以
美濟俾我張氏鬱彼士林以媚于一人以正于四國
豈非德能光大謀必變通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
不器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於五凉再命左常侍
仍摠戎於三蜀軌模素遠辭有先路之風聲車服載
馳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轂淑旂綏章嘽嘽
皇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已疊平夜郎是時也四序鱗
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闢軒
宇邀賓寮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
以道合豈徒隸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於謂宗盟之義

龜組交映肴蔌騈羅而聲欲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在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爲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顧驪歌乃作白日西下恤壯士之翻車青山南登愛忠臣之叱馭凡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宅第一也始其置金牓築鳳臺窮土木之功極崗巒之勢議與盤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自吾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既抑華而務實將設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焉罷以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爲列仙之館其後嘗有好事以爲勝游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往往而在祇取樂焉高十官雌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尚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版豈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脩聳而重綠綠蘿蒙蘢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緣石菌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賦既而東主西賓酒酣樂闋聚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群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郄計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陌雖暫勞於州縣

迫於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
氣何根仳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遥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曾宇落構而遺製巋然邑老相
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
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清滌孤
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
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
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
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
坦懷而樂地屬府庭爾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塞
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以
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埭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
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連井壚指甌貊以南馳雲
合山川拒荊吳而北走其近則淵谿見底鱗介之所
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
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爲茂草
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
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某實小人受
教君子雖義之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章

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許英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列祗命為序請各言詩

開鑿大庾嶺路序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宇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峨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慚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般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

釋夫負妻戴劳刃久夫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蹊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輦其坂險之故歲已發隙人斯子來役匪遑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圖闕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旁高深為夷險於是手鑿耳貫胸之類殊瑋逸書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宇與天越裳曰燁之時前作載鳥之歌語重九譯教上千變若斯而已[illegible]裹而[illegible]曰處始者功百而變常樂[illegible]一隅何[illegible]二者[illegible]

就況蔭而未通通而未有漸事而盛皆我國家玄孫
寔遠絕垠皆泊古所不載無有默而無述也盍刊石
立紀以貽未圖是以送之以之懶之不朽

錢宋司馬序

宋司馬才通命塞雲羣沈蟠蔡邕朔方不廢琴書之
業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鴻鴈
以同歸追餞北梁對丘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
鳥將春惜時物之方華重人情之自遠群公有感申
座無歡他日清風自當玄度之夕茲展零雨得無干
刑之詠遂相與援翰賦詩贈行

有後於魯欒武之德未絕於人宜公侯之子孫必復
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之漸廼喟然嘆曰
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既而居不崇侈動
不踰法雖百乘之寥萬夫之長沖知也謂日用不知
存諸方冊何尺千年永廣此台臣二十有一年春三
月癸卯遘疾薨于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三十八
朝廷哀傷日免流震[illegible]即殯弟登時
物五百[illegible]三日丁未
有詔贈大師[illegible]
日葬我恩[illegible]

相有[illegible]而去則
福可祝而來也[illegible]夫天下之達道
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illegible]君忠也榮親孝也
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illegible]而公實兼之旦
媚于人者必[illegible]其[illegible]者必羞其諸[illegible]公
知其然則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享矣禮爲人子[illegible]
秋以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
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
力莫不責成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舜文雷同
[illegible]歲[illegible]恬而不[illegible]以成風公知其然則以

留梓漆器用天成庭斬芝蘭馨香世襲斯乃韋氏之
懿業是所爲異焉而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累之貴
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
迹繼前軌將爲龍以爲光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
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別韋侍御仗蜀序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爲登
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
聽俄自謫官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爲持斧
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鄭高邁卑絕時輩所

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輶爲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才異祖使軍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餞或席次林援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爲無欲而自致常于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爲過然則今之所至莫近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獅子贊序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與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後倪如虥猶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群之特仡立不動已九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鎖細不置者爲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伏閑皁時馴而無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賤絕費賞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

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知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全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義異大犬豈勞召公之訓矣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爲之贊曰

鷹鶻圖贊序

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之不同者邪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煒如也夫受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illegible]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illegible]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illegible]贊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鷄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惟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群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遠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不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苒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乃作贊曰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元[illegible]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
龍武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
忠主亦既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入柄振
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
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喧中來
精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
[illegible]所以知和氣之導于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亡聲成
文六乃為頌俾先令之人也色斯而觀奧聽之而知
理水有方折辯印氏之價焉山為其瞻表師尹之重

焉贊曰

赫喧人望時為國紀偉量川渟高標嶽峙磊落成節
精明入理倬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宋使君寫真圖贊并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至則珠玉
雖蘊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骨
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儼然一覩清陽不俟深
鑒是猶雞群見鶴象齒如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
也聲聞如彼風俗又爾寧有陳平之美更虞子羽之
失即雖妄庸之目素非知公之者偶見斯狀亦已明

其瑰異焉初公舉茂才歷長安尉三為御史再入尚書郎色莊以列朝則百僚所憚言揚於伏奏則三臺為表而竟以出守俄復從邊其故何哉由抗直之為患也然公處也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能貞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為國而生命有時而泰彼宋公脩志以俟也其可立而須焉時有族兄曰之望者亦賈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盡絕偉公之貌作為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因命僕為賛其美云

宋公卓犖體標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信規模禮樂望之嚴然允謂高邈

惠莊太子哀冊文 并序

維開元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子旅殯于寢奥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將陪葬于橋林之栢城叢幕胥布羽纛宿設西序啓攢南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戚崇后儲之禮擬容衛于青宮申孔懷于朱邸爰命史氏稽於今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詞臣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為蕃衛京師克荷成憲罔弗肅祗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道則聰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微書遂

詩言禮立德必有隣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挹
方伯出鎮召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宣義之所在
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人東征叶卜
韡韡同輦皇皇改服疾遘中路凶傳左穀寧不憖遺
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
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
經於置醴既荏苒而云邁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
蕭墻遂繼明於雲陛雖隔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
曷殂謝以痛心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
追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囪薄以

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
周禮從祔漢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
夜漏盡兮暗室啓庭燎殘兮曉挽催按三校而徐進
將一去而不迴嗚呼哀哉皆朱門兮遲遲馳白驥兮
騤騤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颯而增悲翩翩兮素蓋寂
寂兮畫帷遵舊途而行有覺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
不入侍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閟與昭代而長辭
嗚呼哀哉潛清暉於[illegible]交召湯名於靈迹將在皇儲
之史豈伊諸侯之策[illegible]芳於蘭桂傳不朽於金石
諒既言之在茲[illegible]嗚呼哀哉

祭舜廟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當管經畧使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始興郡開國男張某敢昭告于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黃屋之尊巡狩而來殂落於此勤倦之造永結於黎庶惠懷之尊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遐威靈如在今聖朝紹興至道慜茲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爲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爲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到願俯垂冥祐俾輸力明時尚饗

爲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子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部侍郎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聞夫仁必壽考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爲信然今夫子之不福而聖謩之是愆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旦業所以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日宣節使是式朝宿既至十部稱賢一人思媚鳳凰于彼雲霄以

異胡然明靈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懷襟抱素合遊處嘗偕清風對禁文石同儕自茲兩掖殆將一紀展轉清貫仳離君子曷其愛而甫云覯止正司空之掃第屬荊州之羅市欻交臂而相失殷痛心其何已今卜兆有日祖載在庭飈然象設冥爾音形駈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扃德音不忘應耳棠之勿剪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李常侍文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某謹遣倉曹參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世載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鉅華內冰鏡而無垢善常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淑慎自已否亨有時就能遠命公此來思結忠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欺生涯溘盡精魂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昔昇降雲霄榮華侍從暐暐光昭日歟月歟有榮有凋丹旗孑孑白驥蕭蕭同官之感俾余魂銷靈之來歸茲焉旅次瞻望無覩悲辛自至頃密爾而寄音冥然而結歡南北于遠幽明永異何以叙情寄之蕭饋尚饗

祭洪州城隍神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三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
散大夫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始
興郡開國男張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祭于城隍之神
之靈恭惟明神懿皆潜德汲池是保民是依精靈
以秉正直佽好柔牧此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
事或同於表裏今不濟所亦惟其時而澄雨不止
恐害嘉穀嗷嗷者人之所以為命人者神之所以為祀
祀可不以為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
豈無節制頒達精誠以時其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
恥是所望於神明尚饗

為王司馬祭妻父文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于某公府君之
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土
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為螻蟻之
患嗚呼哀哉始更榮盛早歷嘉姻謬入鄒公之選曾
荷戴侯之遇情契開而嫺禮義流離而益固公之謫
宦其又祀時來矣去國貴來恩雖窮途之至此幸
鄰境之在茲所忌者法豈心於私聞拆營而密邇畏
簡書而間之然猶風煙可望而翰墨無綴心已遲於虞
舟迹尚濡於涸轍寒暑但謝紛亡凶之迴究京

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蓋九泉之歎計疇昔之光寵痛淪亡於旅窮嘗許恤人之孤況霑愛子之半謹因遣奠昭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爲馨匪羞是薦惟魂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泫目於郊坰嗚呼哀哉尚饗

爲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十四日庚戌官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廣州都督甄公之靈惟公稟氣異人爲國良臣資忠秉義奮翼唯鱗富貴自取聲名益震故能北擁旄於玄朔南仗節於朱垠行部無幾卧理斯屬棠陰在聽薤歌成曲下流是仰長塗反促如望雨而隨車遽驚風而轉燭嗚呼哀哉甫茲歲首彤襜載輝今也秋季丹旐言歸既寒來而暑往將物改而人非駟馬不馭雙鴈空飛對平生之氣象詠宿昔之音徽燕越兮地耿胡山兮路微莫肴觴之在席感徒御以霑衣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

運降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
待人虛舟清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未朕而先覩
聽有餘而每黜猶豹變而成文嘗鳳鳴而中律故能
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畢陶之摹謀盡仲山之夙夜
道因慮於文武業惟永於王霸綢繆恩沃荏苒代謝
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
天蓋福善地益華宗嚇嚇爲尹巖巖比崇不享黃髮
如何玄穹既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令則
國失良相學墮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
道之弗諒追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

非駑駘之足數蓋枝葉以見貽洎剖符於外臺承徽
琴於舊館屢行號而身贖空匍匐而心斷跡既拘於
彝憲情未展於哀款朝章猥及傳名斯入想德輝而
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歎而猶存人具瞻而永戢
盡繐帳之今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冀享厥誠
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
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尚饗

追贈祭文

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孤子某謹遣弟等謹以醢脯
庶饈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先妣之靈積罪昊天天實

降罰嚴蔭永隔慈顏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夙承
教誨幸而有成崇國寵靈猥當大任皇上義存延賞
追贈所及朝恩優沃蜿承摧感伏惟昭亮享茲殊錫
今謹具贈大常卿廣州都督告身桂陽郡太夫人告
身及玉帶金章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給事中魏山公蘇詵題而銘曰

石巖嵬兮山崖崖嶔崟岑岑兮相蔽虧樓崒屼兮莽
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
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懷荒服
兮走上京遷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招孔翠
兮徠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太夫人崔氏爲
公卒哭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
命不遂當代所悲況作嬪于公鞠凶在疚援詩以誓
其節執禮而哭於晝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希微而
不見中恍惚其如有於疋欲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
寓象命工設色飾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官在列
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厥誠允速其應斯所謂玄
鑒無昧當受謁帝之符幽魂有憑必署昇仙之籙此

固崔氏之至願也有是悲者豈不猗歟銘曰
至哉天京災劫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
聞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亡猗歟我君蔚爲人傑
命屈金鉉神傳玉訣遊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
永觀厥成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
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大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
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
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
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
加也詔葬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表章琬琰公
義有忘身之勇忠爲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
作扞之勳皆已昭昭於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矣
公諱說范陽方城人晉司空壯武公之裔孫周通道
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
贈冊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隲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
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存道德爲樞生以寧濟幼而
休祥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絕雲
霓之望矣初天后稱朝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授

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階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揔戎于外爲國作藩所平除者惟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佐莫比盖聖賢之運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敷聞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聲出于咸一此固與版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大異也公心玄達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所

不可體道以爲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雅其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鈌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爲笙簧於朝廷爲粉澤固不可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雖孟沮我勝氣立明有耻子雲不爲乃未知宗臣所作之[illegible]及公大用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爲永師矣[illegible]而今也則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illegible]用以利物而人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illegible]至[illegible]之於公爲

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萬
安山之陽無國夫人元氏附焉夫人故尚書右丞相
武陵公懷慎之女也勤爲軌範皆可師訓及公之貴
連姻帝室雖慶榮盛若非在己內親讓下外莅親疎
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東
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垍
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椒符寶郎泣血在疾皆我之
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閟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
朽而已銘曰
天有密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
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
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于茲後之與歸
誰我太師

故特進贈兗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墓
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弘農華陰人也其先食采於楊因邑爲
氏始大於兩漢更盛於周隋司空觀德王戎之高祖
也台階論道盟府書勳利建維城澤流後嗣泊右衛
將軍贈兵部尚書府君諱某累葉炳靈六轡承祀而
皆千里一舉兆翰所推五侯同拜貴戚莫比公即尚

書之子也誕保中和克紹前烈幼以美秀兼大叔之
文長而嘉聞增季交之業孝弟忠信蘊乎生知禮樂
詩書成於時習弱冠以門子調補晉州參軍中宗之
在春宮也妙簡才地將降天孫兼之實難而公惟允
以選尚長寧郡主加朝散大夫拜通事舍人累選右
衛郎將神龍元祀中興在運預聞大策克樹休勳而
責主宣家既增湯沐列侯傳國復錫山川至是始襲
觀國公拜駙馬都尉左千牛衛將軍加上柱國累遷
秘書監兼太子賓客增金紫光祿大夫又特進散騎
常侍右千牛將軍陝王傅坐事左出巴州刺史又爲

光祿卿復出爲亳襄陳鄧四州刺史左轉鄜亳許絳
四州別駕公性明敏有器韻不求虛譽而百行允修
不矜小善而九能咸事至於入官從政東文西武才
既兩可事亦百中且不恃貴以傷義不怙寵而廢公
奉以周旋加以撝謙雖在降出無他悔吝此亦公之
善自爲謀以道終始者也開元十二年癸卯遘疾薨
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七子悼焉有制贈持節都督
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仍遣使弔問令返葬京師率
禮有加哀榮異數其年秋九月甲申葬于北原其孤
曰某等煢煢在疚[illegible]之[illegible]亦知羌宣之世

祿豈獨臧孫之立言銘曰

巖巖太華作奠西土祚我諸楊隆生厥祖四代而立爲漢元輔爰及胤裔克隆先古何嗟觀今下忝前人荷天休寵爲國嘉姻王孫作儷帝子來嬪瓊敷玉潤輝映紛綸乃登王朝乃尊爵秩祿盈萬鍾賦食千室亦克畏滿亦以戒逸物更盛衰時有得失稟命不融斯人則亡天歸京兆地返連崗吁嗟此室徽音不忘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公諱某瑯琊臨沂人盖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至今上下千載海沂爲頌始壯厥猷淮水作楨克昌其後繼跡台袞聯華牧伯君子韙其立言史官褒其行事則已世無違德人以嘉聞圖諜粲然宜爲冠族迺祖某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安東亭侯高祖某陳度支尚書會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中贈潤州刺史父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範業雅有名器性開敏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御下至於學以知古義以隨時虛己存誠離經合道異焉而不傷於物同焉而不害於政咸自得之務其大者儀鳳中初以門子選爲孝敬王帝號郎解中相王府參軍授豫王府參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蒲州司法參軍丁

洪州府君憂去職喪踰於戚行過於禮時其在疚衷能感鄰服闋授相州鄴縣令施於政也揮千鏌之鋒截無不斷展驥騮之足行無不至以故言出有乎豈止於百里教行無類俄遷於四封邑人是宜輿頌乃作御史中丞張仁愿表公尤異帝用嘉焉遷洛州陸渾縣令加朝散大夫寵其能也再有仲由之善益聞考叔之恭薄理我畿有加於業識者觀政許其以後圖時輩推多驗之於晚節稍遷蒲州司馬洛州長史蒲州長史三爲郡佐一以貫之執心有恒厥聲以茂雖已秪之體素顧和之理識異代同官齊名比義固無愧也俄遷隨州刺史趙簡始大列於諸侯張敞有名擢爲刺史賢明獨斷政教弘宣始于漢東之美繼以巴中之異郡歷數四課嘗第一再領遂綿二州刺史先是俗多橫弊人盡流庸公亦來思撫之如子彼得攸暨歸之如市行有餘力用不盡才驟遷大都督乃拜相州刺史先是景雲歲我唐雖舊儀制維新置連率之官增監郡之秩於是歷遷列辟專謀用賢且有後命而公爲稱首遂作越州都督同京官正三品連率統察杭婺衢睦溫台閩八州長史已下率由部按事雖竟寢議者終宗仍守越州都督加銀青光

祿大夫公素有盛名兼之寵數聞望而草風必偃至止而蓬麻自直與夫任賢生嘯勞心行部彼有因致此我無爲而已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徵拜雍州司馬頃之又正名爲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樂土居已重世買臣遠郡無矜而出授張既本州是榮於衣繡公雖作貳我亦爲先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男昭有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僕卿訓以六騶正予群僕日加數馬之慎歲有展軫之勤無何即真可謂貴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勵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窕春秋六十有一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于洛陽之陶化里第[illegible]嗟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人范陽盧氏不享[illegible]老先時在殯其年冬十月乙酉合葬于偃師之某原[illegible]卻倚首陽前瞻洛汭豈伊遐丘之樂蓋取邢山之兆[illegible]月子曰吳次曰旻泣血苦壤哀纏於遠日勒銘金石[illegible]俄叶于言時假以斯文爲之實錄其詞曰

其一

有周之裔居海之泝緒[illegible]業爲永德音罔違貽厥謀翼俾其翰飛宜哉世祀亦[illegible]百家肥

其二

祿大夫公素有盛名兼之寵數聞望而草風必偃至
止而蓬麻自直與夫任賢生嘯勞心行部彼有因致
此我無爲而已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徵拜雍州司
馬頃之又正名爲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樂土居
已重世買臣遠郡無矜而出授張既本州是榮於衣
繡公雖作貳我亦爲先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男昭
有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僕卿訓以六騶正
于群僕日加數馬之慎歲有展軫之勤無何即真可
謂貴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勵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
窕春秋六十有一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于
洛陽之陶化里第[illegible]呼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
人范陽盧氏不享[illegible]老先時在殯其年冬十月乙酉
合葬于偃師之某原却倚首陽前瞻洛汭豈伊遐丘
之樂蓋取邢山之兆月子曰吳次曰旻泣血苦壤哀
纏於遠日勒銘金石俄叶于言時假以斯文爲之實
錄其詞曰

其一

有周之裔居海之泝緒業爲永德音罔違貽厥謀翼
俾其翰飛宣哉世祀亦曰家肥

其二

泊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冉季九能魯史學匪爲人
義如在已施於有政繼之柔矣

其三

稚馴宰邑鷹揚佐郡五爲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
厥庸迺奮今也則亡天不可問

其四

神欺永年禮先遠日合如防墓開彼滕室鶴弔人悲
龜言地吉篆石泉戶與山相畢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東平人四世祖義雲北齊度支郎中青
州刺史曾祖琰貞觀初并州白馬府右果毅都尉右
衛郎將祖又蒲州河東令坐事左轉桂州歸義縣丞
因家于始寧父誠舉孝廉高尚不仕公郎孝廉府君
之子稟靈純茂姿性開朗亦[illegible]志學休有令聞雖在
諸生之中已有萬人之望矣[illegible]其忠有世善有元仁
於其親友于兄弟豈尚行所[illegible]其因心而然公之植
身根萌素厚探本制末何適非宜故爲政之方所從
來遠矣某年初有御史將命[illegible]陟幽明公時盤桓居
貞未有攸往而使者承式固[illegible]是宋褐衣見召直繩
斯委乃表公授梧州[illegible]事參[illegible]非其好也先是剽劫

在境行李所病綱佐[illegible]蕭然歲滿授廣州湞
陽令事必簡舉人用[illegible]使[illegible]不咨嗟未始見也尋轉
韶州司馬其政如初秩滿[illegible]憂公有志性幾於毀
滅廬墓展哀泣血狀[illegible]等不惟三年嶺南按
察使廣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兼[illegible]璿彼孝弟之士也以
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拔補按察判官義行相成
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勅授新州刺史屬恩
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式遏實資明允後按察使廣
平郡宋璟以公爲五府總管以甲卒戍焉雖臨之兵
威而開以恩信俾忿鷙狠戾化[illegible]爲人廣平公深以

爲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真授夷落大寧尋加朝散
大夫遷端州刺史君必致理[illegible]匪嘉績并護之寄朝
選以歸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illegible]安南副都護到官未
幾闇忽遷殂時年六十某月日[illegible]庚子歸葬于某山原
公內行無玷外物不干文非務華學皆爲己所蒞數
郡遺愛在人全己而歸可謂厚矣有子曰某銜血終天
愬哀遠日未惟稱伐存乎幽[illegible]銘曰
猗歟畢侯濬源長流受氏于[illegible]爰自有周彼美世載
定惟孫謀賢哲繼軌斯其逮[illegible]嗟彼懿宗是生孝友
知實內積行非外誘家邦必[illegible]人倫歸厚微[illegible]令德

夫豈善守亦既從政厥聞載[illegible]色能訟息郡用禮成
蠻夷慕教鴟鴞變聲九真副出[illegible]百里揚旌護彼絕域
義忘險艱緹律未改丹旐而還存沒之際忠孝之間
徽音無泯篆德茲山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天水隴西人其先受賜于周所食者趙下逮
襄子大爲諸侯貽于謀孫克用保國有功有伐無代
無之曾祖某隋尚書左右僕射淮寧郡公祖某金紫光
祿大夫殿中監贈工部尚書武強公父某符寶郎皆
發聞馨香世祚蕃衍不高位者則人望焉公惇師舊
業允迪淵懿包君子大雅之量有古人獲心之賞恪
詞以達其道則質文相半履行以顧其言則剛柔並
克弱冠以門子調補湖州參軍轉相州司兵參軍學
以入官思不出位格言清論始誦今行屬太上皇表
德在藩擇賢爲吏公首[illegible]王曰爾諧於是引爲相
王府戶曹參軍轉法曹參軍及龍德既享鶴鳴有風
往而利見縻以好爵乃授朝散大夫雍州錄事參軍
綱領諸曹罔有不率[illegible]洛州伊闕縣令事舉其
中歛從其薄惠小鎮文物公威私政之在人今而遣
愛俄遷徐州司馬未[illegible]許州長史千里

將騁六轡斯柔得之自心動而中節故其四參州事再入府寮一宰畿邑三參郡位莫不所居而績宣其用所去而頌因其時豈伊尚然厥緣尚矣開元八年春二月疾作革乙丑終于官舍春秋若干某年冬十有一月庚午歸塟夫人崔氏祔焉公自然澹泊不屑勢利守道貞固與命推遷故歷年多所移官數四不過參佐而已豈亦直道之云乎然而卑以自牧約而能濟推厚居薄內安其仁急病攘夷外多其義不曰君子其能爾乎有子曰令言次曰令則泣血加人抑情就禮哀愬窀穸之事恭惟先君之德驗之所履附之斯文以傳無窮以慰罔極銘曰

猗嗟令德寬仁合道景行行之風流肆好名取公器善爲身寶志所以立政所以宣入官惟允蒞事其然是儀是式不忘不愆今也終古後之克祚子孫禋祀春秋霜露茫茫九泉斯焉永慕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爲伯傳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威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壽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

能承休軌載揚厥聞列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無忝而大位不充天無自禹入洽斯賁公荷百代之丕構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爲辨每抑其華志尚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參軍公以爲國無小而行無擇苟履忠信何陋蠻夷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授泉州司倉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囷下蟠弗以屑意幹蠱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異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天志南州終于參佐悲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開元六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極思傳不朽勒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黻衣作相彤弓用征猗那其後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稱德聲

右其一

休烈有素聿修無忝言炳文禮充物檢行雖欲盡名不可掩學古入官盡取諸刑

右其二

參卿彼分從事窮海孰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非宜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改

右其三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一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二

頌碑碣銘

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銘 并序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曹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爲北津厥繇冗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理而公受煩卿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帥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宇

即溫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軌物德我可以服人
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淩源不
絜厲翼雲翔故一舉爲拾遺已有遠致三人爲御史
恕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
才亟踐諸曹先壓群議及再典大郡遷佐益州攝御
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惟上德翁歸中立
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優我公私費以
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畢
饋粮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跡斃垂旦
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盛績[illegible]境頗全[illegible]

拜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柩莫不
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
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薄爲
厚感惠者深遠既和且均夫然後人斯耻格庭少諍
訟參佐閑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改成其終也
三年而頌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
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聖
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願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
瞻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
出界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

而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
仁由己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
生故吏聚族而議譔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鮦陽之陋
墮淚成碑此峴山之續銘曰
英英靳公宣哲秉彝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太卿
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選
動必兼遂能皆再踐糾過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
化流樊沔激厲素風柳揚善政約紀爲法急人所病
物故推誠事匪忘敬感彼于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
涉道載深穆然清風莫其遺音繄公既沒歌跡可尋
勒石是圖以慰昨心

大唐金紫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
館學士贈太師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并序

天道遵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忘麄是天縱於
聖也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籍譽於朝廷哉徑取才
於無跡懸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勳使祖
虛名者見西子而憎貌工橫議者聞魯連而任口乃
知古所則哲惟帝其難今之得人遇聖爲易能允明
主之鑒不負真賢之實者其在正平忠憲公乎
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伯翦之後與秦同

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爲人物之傑與
瑯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茲厥後奕代
更盛大王父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瑯琊公大父仁
隋光祿大夫追贈恃節原州都督天之既厭隋德矣
見危致命不亦難乎謚之曰忠憲春秋之義也父行
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太
尉時或有奸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謚之曰獻
尊名之典也公即獻公之第七子降神元和含光不
曜越在初歲已有老成雖遂大是圖而近識莫悟學
探帝載何事小名業綜人倫豈矜一善弱歲居太尉

獻公衆幼以孝聞尋補列文館學生神龍初明經擢
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
累外轉尋入爲陝王友改右衛郎將丁晉國太夫人
憂柴毀骨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爲貝州別駕未之就
也復除右衛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
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
公負經綸之器韜玉覇之客自委泊外臺棲遲下位
出入從事十數年間坦然而自若者何哉蓋知才有
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考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祿
之休烈蓋太尉之元勳是必重賢其將大授特拜司

原件短缺

P5-P6

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宰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
爲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于岱
宗諸侯會朝于行在巷邊豆者不限於中外獻賝書
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公
代曉邊事職在行人且曰夷狄豺狼黨盟阻德我今
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
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
亭苗扈非一時之事也受賑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
方佑我光啓舊服憬彼獯鬻能違天乎無庸勤人可
以諜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

信察御物之惠仁莫如焉其行已奉公皆比類也嘗
所著述率千箴規以爲惇敘九族本枝百代王者之
盛也而義不可以無訓作瑤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
之微而彰志而晦聖人之舉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
春秋自戰國訖于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人之
際備矣非洽聞通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華
人歿有遺愛嗣子積京兆府司錄事參軍孝實克家
動必中禮丕承後命紆天鑒而增華敢跡前修琢豐
碑而不朽銘曰
益作舜虞鍼分晉土慶流八族德盛三祖瑯琊象賢

懷文佩武光祿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畧
文教內敷武功外鑠緇衣之弊惟公繼作用晦而明
處豐思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流化佐皇立極
納于憲府好是正直乃宅家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
夙夜在公居無闕政歿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
日月有既令問無窮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
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 并序

天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
學人倫以具體爲難世業以濟美爲貴有能兼之者
其東海公平公諱堅字共其先東海郯人永嘉之後
仕業南國因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爲馮
翊人也原其伯醫平水土實佐文命偃行仁義大啓
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厥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
代祖晉江州刺史順陽簡侯寧至五代祖梁直閣將
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州臨貞
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德生唐西臺舍人贈
禮部尚書齊聃出入六朝載祀數百文武冠冕存歿
光靈訓子克家謀孫必復賢風儒行世有其人公即
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發默識經藝粤自童齔

則美文言時先府君爲沛王侍讀公之岐嶷擊振平
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賦所博奕惟賢門
客府寮深所厭服奄遭不造卜四而孤祖母金城郡
君姜太夫人念其聰異誨以志學公遂尅勉詣心精
微磅礴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幼露實賴愍孫令伯太
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哀幾滅性制則
從禮有感斯絕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其年登科
解巾補汾州參軍部送邊備至于定襄軍使王本立
素重公才署爲管記書奏謀筭悉以咨之坐耀鋒鋩
未嘗肯綮尋而換雲陽尉萬年坐簿親累出爲楊府

工曹振鱗將搏載躍京轂垂翼興遠逝有聲東南俄遷
太子文學時秘閣群籍大抵訛謬有勑召學士詳定
公實在焉爲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絕倒伏其博逸
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
加朝散大夫郎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
詞不失舊雖居瑣闥尚比纆章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
舜之官人也二年勑公修則天聖后實錄及文集等
絕筆中宗嘉之璽書教慰賜爵慈源縣子賚物五百
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祿大夫轉禮
部侍郎兼刊戶部公文踐朝廷系登省閣舊章必練

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
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戶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
僧菩提流至譯寶積經及柳沖等同修姓氏系錄二
教寶真萬族有倫亟見成矣太平公主內秉國權駙
馬武攸暨外收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
景雲初今上夷亂主鬯東朝官指四員特難其選二
以宰臣兼領一則天子故人任良兩宮實在公矣遂
除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如故進爵東海郡公
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常侍以本官兼黃門侍郎尋
而即真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道茂兩宮利君謀身

舉代皆譽又以刪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迴授
叔父齊莊帝用懷之遂封莊為長城縣子天下義士
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聯事深自庇
懼求典閑司以遠祇悔遂成太子詹事迨羲禍敗地
絕嫌疑先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忠
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累為絳州歷文斷陳留
四郡山川分位定夏異齊公政不易宜教以因[illegible]
化歸厚人共由之開元中金[illegible]京師遷秘書監[illegible]
轉國子祭酒[illegible]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illegible]
長命[illegible]遂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illegible]

為學士則丞相燕公知院事綱繆顧問日月獻納恩渥
充及少有其比上將嘉于岱宗詔公奉其儀注定禋祀
之位廣配類之儀持文約禮或沿或革言出而人伏事
立而天長時議道大及禮畢承恩持加光祿大夫時
置十餘公在分掌程不愆素且無遺才公既贊相謨
猷從容調議大鍾必諫溫綱不言啓沃盡規實致
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空比德於老彭享年若干以門
元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于長安頒政里
私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子少
贈物若干股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內侍尹鳳祥弔

而別賜布帛若干端及俾鴻臚少卿元復監護葬事
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敏
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冶國有大事脩其典章謚
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
人合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寬裕有禮
溫良能斷智出于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名
之立也大故起自黃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得
最事將時並位與才偕莫之夭閼也至於升堂入室
探微覩奧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
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蓋嘗注史記脩晉書續文

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訓
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疊疊然各
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子產終而遺愛存公
則備焉宜受戩穀保乂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
崐等才以雅著孝以持聞學茂高曾之科旨詞雄祖
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聲方賈氏無
愧累葉典訓與班門孰多咸瞿瞿如皇皇如昊天不
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敬
而伸之乃爲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王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閥
出入泰昊門多長者居其最乎

右其一

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麟成鳳積鵬起黃綬覆賁
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史

右其二

三入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慍帝思啓沃
國常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

右其三

居常有異博而無惑綿蕝孫通銓衡叔則爲龜爲鏡
立言立德胡不十遺左右王國

右其四

悍興冕旒哀結衣簪官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言平生德音松枝掛劒碑字生金

右其五

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碑銘并序

夫志道莫先於無欲福善莫大於有後始而晦跡終不近名非道德之合歟生我勞臣立于遠績非善慶所致歟所謂伊人其在牛公者矣公諱某字某先子姓實始殷後有牛父者則宋之大夫衛裔蕃衍人物更盛邢爲護羌校尉崇爲隴西王簿遂家隴上是稱魁族其後因官安定爰處鶉觚今爲郡人亦既重代矣公之族祖有奇章公者隋室宗臣風流篤厚與章損益百代可知天下稱之地靈斯在大父通秉志高尚守道不携當時交辟辭疾不起父會弱齡早代有才無祿公夙構閔凶終鮮兄弟性且純至孝思罔極幼以孑立志不違邦與遐爲徒宗仁自我不屑軒冕考槃丘園雖云曼亦晏如也六尉自古五方雜錯負力怙利尚氣好武人庶相放風俗不紀及公沖和其返真樸外以義行物內以默致興神不飾智以驚

患不弃同而即異有恒其德無數於人鄰諸爲之變
風狼戾以之率化公既浮雲不羨介石惟一或勸之
仕但笑而不言飛鴻冥冥胡可量也開元六年隨子
西征以就色養春秋高矣道茂年衰魂逝其歸賢達
共盡越五月寢疾終於伏羌之官舍時年七十有六
冬十一月歸葬于北原夫人同郡王氏不享偕老先
是即代母儀婦德宋子齊姜自歸于我宜爾家室不
有配德曷生此子有子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
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扞長
城主恩前席且以子貴之義有加父存之禮玄澤下

逮素風激揚陰德所流大福斯至十八年有詔贈涇
州長史二十二年冬且有後命贈使持節涇州諸軍
事涇州刺史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於戲存而累仁
沒有餘烈福自招於玄體道非異於異時及其影響
同符寵光如荅雖松楸已拱而章紱載華死有可作
無異會稽之節生苟爲耻安用鴈門之肉貴與不貴
可不然乎嗣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判梁州持節
河西節度使兼隴右群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採
訪處置使攝御史大夫隴西縣開國子僊客叩心知
遠昊天莫逮以爲先美蓋闡後嗣有媿且澤漏幽壤

得不銘恩名典本州豈徒錫羨而已銘曰
隴上多壕山西好武使君貞獨幼不斯取惟道爲徒
與代立矩善有餘慶風亦變古不學而知不行而至
跡有相混名無自異出入百年終始一意福流于後
神明其事行止於身用存玄體厥子嘉績中朝縟禮
卬迴壠墜門重旌縻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并序

序曰正其身君子所以慎德敏於行吉人所以寡辭
或道之或處之是亦正命命之將行利有攸往則時
不家至而人勸言不面命而事濟不爲跡而實以阜
蕃不沽名而聲以遹駿夫如是者存乎其人故河南
少尹竇公蓋有之矣公諱某扶風平陵人自後魏大
將軍侍中永富公至烈考瀛州刺史贈刑部尚書華
國公六葉矣皆增華鄉族見重公朝四國于蕃四方
于宣龍旂成祀六轡耳耳公所謂盛德必祀承簡子
之始大積善餘慶是僖伯之有後故生則靈知長而
絕固既白而受采亦黃以通中天似不器之性人服
自然之理而況於文雅緣飾志業孔脩引伸足以長
人動用足以利物既學從政其歸簡易形有方殊道
以一貫人致一意而已我廼萬目盡張故其始也以

明經上第授彭州參軍事詢謀郡將器異甚厚所過
森然其言固矣如山之爲始於覆簣如江之導終以
方舟於是累遷至于薛王反贊善大夫燕王築館以
待士漢儲立苑以招賓當其推擇莫匪賢俊議者惟
允而公在焉然由韞匵隋和十城空其價踡跼驥騄
千里未之騁及其用也再入尚書郎遂爲洛陽令三
臺雅望一時精選舊章資以彌綸利器呈於盤錯出
宰百里實推三河其賦政則必反於其身亦既誠信
被之於物是爲惠懷故雖二州餘弊儉巧而難理五
郡尤劇摧顧而多姦莫不可使由之命自求之善處

中於下韝能合遊刃至於釐舉風俗之謬裁正人倫
之經務勸衣食之原調均經賦之事本爲己任無間
人言故視事踰四年通而不倦道德在百姓久而益
彰非夫明允宣和優柔博約自我之不忒爲人之攸
暨亦曷由臻茲厥有洛陽所謂賢令者則周紆王渙
孔明祝艮公實續之誰其似之屬天子建中都營新
邑咨爾亞尹俾其董司朝選其人公首斯舉以故稍
選河中少尹且有後命廢府而復遷河南焉以公之
歸從人之望官則改次政無易方以佐理王都以表
則天下而年不克祚立不光寵遇暴疾而卒悲夫是

歲有唐開元之九載春秋五十有六公以孝友爲體一變而迪忠信以明恕爲用再變而致循良故所行無擇所事無巧有恒有德終且溫溫不伐其功昭然赫赫所以遺愛固結必在何武之去稱誦斯深惟恐子產之死已而神道欺而不福物情喪其所賴人之不幸今也云亡及喪之西歸則人吏致哀道路相屬得人心如此冬十一月葬于北原後之人或者將遊於斯歎於斯彼其與歸我乃不朽矣其子八人長曰某次曰某家有六丘之德里以高陽之名夙構閔凶能哀傷以殆滅匪革其道懼功伐之不傳俾予爲文以叙孝子之志銘曰

綿綿瓜瓞少康遺烈靈則長兮莫莫葛藟王孫承祀世其昌兮而我實續如金如玉載揚光兮咨亞尹之德柔嘉惟則揚令聞兮惟別駕之功邦國不空畔胥詠兮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成政兮德之攸好神之所勞實降祥兮有美無度曷不肯胙今則亡兮我著名節俾無泯滅惠無彊兮

唐贈慶王友東平呂府君碑銘并序

夫官雖序賢志道者不常有仕才雖屈命福未善者必無後子夏文學之達以爲富貴在天子公決曹之

平則云子孫由我蓋不享當代生數猶奇流慶後人
玄體乃用亨之曾也則蓋有原焉
公諱處貞字處求東平人曾祖北齊幽州長史府君
諱貫祖隋貫州中正府君諱伽考渝州清池令府君
諱師旨伯夷左唐實典三禮四嶽佐禹用平九州虞
夏以功而見封申呂因邑而命氏惟時厥後奕代丕
承公正性之有自來直道之不充詘嘉男退之人德
避近名之未然越在弱齡棲遲事外用光本於藏曜
履行期於滅迹不遠於仁行之斯至不苟於義方之
自止佐一郡而即安居九夷而匪陋始不然者拙掾

於東裔哉起家授玄州司戶參軍晏如也言旋初服
遂從所好外物之槩不雜於風塵遠子之言惟聞於
詩禮所謂溫身淑慎無競伊人者歟天冊二十二年
夏四月遇疾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二開元十四年冬
十一月葬於邑城西南四里原夫人北地傅氏祔焉
夫果於立誠靜以致命力不足者則不疚運不至者
則不憂物情之難及我而易是以名利衆之所欲也
公則澹泊之德義人之所鮮也亦克蹈籍之如此而
神不勞福不流孝之有也有四子長曰玄知今左威
衛司戈次曰玄悟宇懷大夫使持節鄜州刺史次曰

玄智左威衛執戟次曰[illegible]長上惟悟玄至大
官此其教忠有舊[illegible]是與餘慶所貽人
爲王門之長出居邦伯[illegible]推子貴名彰身後
事有光於冥漠德乃[illegible]三命爲大夫百代稱
先子孝理所賜邦族[illegible]元十七年有制贈公慶
王友夫人贈河間郡君[illegible]人之符至是所驗惟神之
鑒謂之不欺公之女孫曰東平郡夫人冠軍大將軍
右監門衛大將軍渤海高公之夫人鄜州刺史之女
也米玉相輝椒蘭同馥由福履於君子與嘉會於善
人齊姜子歸魚軒曄以照路鄜畤之往熊戟殷其若

雷有車服而始大履霜露而追遠於戲食于舊德無
忝爾之奉先樹之休聲有以見其歸美銘曰
赫赫我祖惟師尚父決決大風悠悠終古施于胤裔
憲是文武我美其濟我則斯取雖匪高位亦惟碩德
我三之女彼夫之恃[illegible]貞且亮宜語而默投足皆安
終身不忒峩峩積善以福後人肸蠁家慶煒煌宗姻
瞻彼松檟錫之絲綸今也追飾實爲先臣先臣伊何
宜其有後志之所尚我無所苟身雖既沒名豈虛受
立德在茲亦云不朽

故果州長史李公碑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其先自段干木至栢仁侯皆以醇德茂功奮于上世始於藩魏終而將趙其召不殞遂濟子令五代祖後魏中書侍郎始對懿公璨璨生徐州刺史始封慎公元茂元茂生趙郡大守君諱鳳昇鳳昇生駙馬都尉直閣將軍府君諱道宗道宗生齊尚書右外兵部郎中府君諱山壽公郎郎中府君之子仍世致美在邦攸宜故我公稟靈中和履道元吉以學則探其奧皆見聖人之心以行則踐其嘉言合君子之度以故動爲人譽名乃日宣我府孔修德輿云遠固未可量也隋大業中舉孝廉泊唐興調棣州司戶參軍凡遷磁相二州摠管府戶曹參軍宜州錄事參軍莫不事人以直及身於誠處卑能安敬長則順故光輔郡將周爰我咨自州徂州或嘯或諾既而遷金鄉晉陵二縣令精誠以庀事善教以長入四封用孚三英以粲破蒲與密獨何有焉以課最遷歸州治中郢州司馬加朝散大夫行果州長史盤桓參佐未復公侯道非吾行德無必貴遂以沒化豈命也夫某年月卒于官舍享年若干及喪至自蜀而葬不歸趙乃卜宅[illegible]許封獨汝墳子孫遂家亦既重世至開元中公之孫曰繁以古諸侯之祿奉先大夫

之祀晝遊本郡渾光前烈非清白以遺善慶之餘保
艾爾後人亦何以臻此於是履霜爲感恭惟春秋之
事刻石是圖俾揚祖宗之業斯善繼者也叙而志之
銘曰長史英英作爲世程動合雅度休有令名以之
入官從事而允以之佐郡爲政孔明悠悠上天曷不
貴德終于參佐孰云邦國孝孫其昌餘慶乃彰塚樹
蒼蒼徽音不忘

故瀛州司馬參軍李府君碑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祖山壽齊尚書右外兵部
郎中父仁瞻朝散大夫果州長史世德數載見于先
碑公歆烈無忝雅其度量體和而韻緡之以絲性沈
而文受之以采故好學不倦而讀典必精慮善以動
而規矩皆中悉心存乎道義餘力見於文章人以美
談日聞休譽弱冠舉進士調補同州參軍換瀛州司
戶參軍以素所履以施有政居獲乎上往得其中無
不嚴祗長史之所嘉歎無不崇讓同年之所厭服宜
爾戩穀光昭令圖如顏子之不幸豈卜商之云命某
年卒于官舍春秋若干公家世尚儉子孫是式初先
大夫之喪也清白以遺而果無私續高探是營而庶
有餘慶豈所謂不戀土逸也無懷土以重遷不傷生

仁也無困財以乏祀夫然趙之北際何必故鄉許之東偏亦云樂國政喪之歸也遂窆于斯及嗣子察受教義方能纂德業賑事華髮絜身清朝天子方差擇其良惠恤于下由是解印少府部符本州衣繡而歸雖榮之在晝重茵以立而悲不逮親結諸心形諸色孝子之志國人所稱於是乎歸美以揚先讚德以示後蓋承夷之義也得無逋焉銘曰

倬李侯世載德行時範言士則三英發百夫特肥一田家華而國美無度命不融足方騁途斯窮子餘慶享次嵩我丕訓藹遺風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并序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棲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幸府四察孝廉文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

嘉招雖不之屑及聞薨卒使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雖
不薄意有所將生蒭爲貴士之惑義實衰世之有補
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
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頹闔
雜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法老
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
貶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
物以會通全己歸以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
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
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

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子泰牧茲郡風流
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
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
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邵
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故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并序

有唐瀘溪令晉國趙君諱某字某終于其位嗚呼魯
史既沒稱行者不在茲乎荀孟已來論命者亦何謂
也放其言而無苟作令乃遷行其志而不迴與權必

遂改道每屈於位身必後于時而猶守貞不奪固窮
自若立誠者既獨其所善尚德者徒隨而為名名非
欲彰以美實而自著位卑欲下以厲守而遂卑此由
命而然歟自我而然歟與代無之向今實續之矣
公天祖昕比齊河間通守因家乎饒陽亦既重世今
為饒陽人也曾祖比齊幽州大總管大父隋鉅鹿大
中正府君列考范陽令府君皆累行積慶以貽于後
正性直道遂終於公公剛潔不群精明獨斷非義所
在不以利汚名非禮所安不以跡傷教有立卓爾童
丱而然既學大成紛綸博綜將求祿養也而俯就鄉

舉尋而明經登科補太子正字又改射洪尉皆以逮
親自乞執政自哀遂屈損定襄尉公欣然而捧檄矣
秩滿轉洪洞主簿永城丞時縣宰敗類公止之不可
雖盡同官之心且急下人之病義形於色彼用我讎
此貪而無親雖與心竟公剛亦不吐乃邁力爭迄用
上聞因而坐免邑中黔庶莫不咨嗟求而得仁退則
無慍失乃返初服遨遊壇素精義致用清風彼物或
太守咨訪偃息自蕃或諸儒稽疑廢疾皆起是時中
書侍郎河東薛元超人倫之表也特命河朔實舉廢
滯企我休風延以殊禮立談體要大見嗟稱以故表

聞其庶乎簡帝心會有陰忌之譖實爲無妄之禍矣
進既曾毋致疑退而賈生投弔不無故也以此左遷
盧溪丞公竟不自列窮則體命雖在幽闇鬼神不歎
苟推忠誠蠻貊何陋時縣無長史政則我由未歲月
而已成無谿谷而不悅五鄉自專文子左言難曉之
民翕然同辭乞爲父母於是詣闕投疏至于再三朝
廷尤之則受盧溪令公事副誠請增修德化乃鄒魯
設教而夷楚變風遣公遷殂闔境號慕古人遺愛何
以加也遣令戒予留葬洛陽斯又不戀本達也有子
曰瑝歷官侍御史尚書即洪州都督霜露既變則感

念以時陵谷有遷而音徽何代君子所懼于斯誤德
銘曰
洛趙陵之德好是正直令俄令則不回不戒寔邦之
選彼夫之特玉堅而折膏明自煎辰陽于遠淑浦迴
遭下邑已矣君子纖旃遺令桐鄉歸魂崇芒瞻彼有
洛維水泱泱德音不已於斯揚揚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二

重刊文獻張公文集後序

唐相張文獻公文集十二卷乃少傅瓊臺丘公錄之於史館群書中韶郡守蘇君韡之所梓行者也嘉靖甲辰而進承乏雍郡既謁公祠遂求其集以圖厥傳韶刻則已為人繆加損益而失其真矣雍本經

仍厥舊歲久散佚僅存十之一二刻既朽蠹字亦漫滅文獻無徵良可慨也爰介工部次川譚先生假其原本偕寅長宜興萬君溥壽昌劉君僮恭加校正好淨成集捐俸重刊足以加惠來學垂訓後世若夫文獻公之道德與夫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天下人人得而見之知之矣然茲文雖為一郡之獻其一時治道之盛斯集靡所不載人或有未見知者錄成僭書末簡用識歲月云爾

嘉靖乙巳正月既望甫雄府知府常熟李而進撰